

## 新年随想

■刘辉煌

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草木枯荣,万物轮回,最盼望的是新的开始。伤春悲秋,焦虑失意,成败得失,一切都在元旦有了新期待。元旦,让每一个人有了无限的憧憬。

不知何时开始,我习惯了在年终岁首细数一年中的过往,把一年的美好和来年的希望都小心翼翼地整理好,轻轻地放进我的心灵深处。已是年过半百了,人淡如菊,心泰如素,为人处世沉淀出了水到渠成的那一抹陈香。

在日子静悄悄的流淌中,我们出生,我们成长,我们衰老,我们死去。小时候,盼望着快点长大,直到真的长大了,才知道不长大是多么的美好。而今,穿过岁月的尘埃,驻足停歇疲惫的脚步,才发现,已有许多的沧桑写满了旅程,一缕温暖的阳光落在我的倦容上,映照出我固化僵硬的生活节奏,那是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,跑步锻炼,读书写作,当然还有偶尔免不掉的应酬往来,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。

有人说:“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点工资,而是工作能让你有规律地生活,有见人的机会,有稳定的社交圈子,还有来自客户同事或多或少的压力。一来可以锻炼心智,二来能促进你不断前进,不至于生活越来越堕落。”我已经上班30年,为了心中那份理想,当然也为了那份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薪水,年少时曾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生怕稍微的懈怠打碎了那只赖以生存的饭碗。好在每一段工作历程,每一个岗位历练,都没有太多的非议和杂音。

上班是为了生活,尝到的是艰辛;下班时过好自己,释放的是压力。如果工作不能让我们快乐,那就不要让工作影响了我们的心情,所以,我更喜欢下班的自己,放下工作的焦虑,返回家里,马上融入家庭的角色,家长里短,采买洗扫,烹炒煎炸,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没有健康的身体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我喜欢慢跑,爱极了那种一家人在林荫慢道上吹风的感觉和满城桂香的味道。活着本身就是胜利,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最大的幸福,也是最大的成功。只要还活着,就有明天,那么一切就还有可能实现。做人,要学会豁达,看得开,看得淡。

多读书吧。曾经因为忙于工作而束之高阁的书,在闲适的时光里又拿出来阅读,静心浏览那些心仪的文字,在阅读中一次次地陶醉自己;写作,许是骨子里带来的东西,人生的履痕、故乡的风物、远方的旅程,不管是平凡的人间烟火,还是超然的至味清欢,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,内心时常有种不写不快的冲动。生活中时常会遇到不开心的人和事,一旦进入写作状态,心就安顿下来,忘掉了所有烦恼。

人不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应酬,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是,逢年过节要走亲访友,平常也要维护和巩固各种亲密关系。窃以为,一个月见一次的是一般朋友,一周聚一次的是哥们,三天两头惦记着对方的是兄弟。老话讲得很绝,人情世故像把锯,你来我往,延绵不绝。

燕子飞过,人们欣赏她飞掠的身影婀娜多姿,可只有燕子才能体验那凌风飞行的喜乐。生命只有一次,人生不会重来。所以,不必为过往烦恼,不必为未来焦虑,过好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年,抬起头来赏一赏天边的云霞,弯下身子嗅一嗅路边的花香,尽情享受生命中的美好。相信岁月,它会把你的人生百味交给时间,最终酿成一坛陈年的酒,历久弥香。



## 感恩

■倪怡方

闽南的冬日,是不大像冬天的,它没有北方凛冽的刀子风,空气里带着海风的微咸和土壤的暖意,拂在人脸,是阵阵的柔和。

小区里的三角梅开了,有红的,有紫的,像是要给这冬日披上一层春的色彩。公园里的“美人树”异木棉也热热闹闹地开着,一树树的粉,像极了少女脸颊上不经意的微红。看见这番情景,我在想,这些花木,大约是懂得感恩的,它们感念这方水土的温厚,因而才会在这万物稍息的时节,拼尽全力捧出这一腔的烂漫来酬答天地。

看着眼前的三角梅,我的心思不觉也随之飘远,忆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,还有他钟爱的素心兰,两者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:不喧哗、不闹腾,却经得住风霜。是他留下的那一摞摞书籍,引领我步入了神圣的文学殿堂。还有健在的母亲,慈爱为怀,宽严有度,多少个夜晚守候在客厅,等我加班归来,那默默的关注,是说不出的牵念。父母之恩,真是应了那句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。

人这一辈子,像行路,遇到好的引路人,是莫大的福气。我至今还记得在省城上小学时的班主任洪老师,她说写字从小就要端正,犹如做人一般。还有中学时教语文的陈老师,他告诉我,文章写到动人处,无非“情意真挚,痛痒相关”八个字,这话让我感触良多,受益匪浅。老师的恩是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,他们扶正了幼苗,才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阔步前行。

生命里的暖意,是平辈人给的,比如我的姐妹。她们恰似闽南人家年关里的那盆水仙花,幽幽散发着一股甜甜的香气。从小时候我趴在姐姐背上不敢下泳池的“熊样”,到如今妹妹来家捎来我喜欢的几尾巴浪鱼、一捆空心菜,这是冬日里恰好开放了的水仙,不炫耀夺目,但那洁净的芬芳,却无处不在。

至于同学与同事,那又是另一番光景了。大家聚在一起,像一群偶然同栖的鸟。今年我和毕业五十年的高中同学重聚,回忆当年曾为一道数学学习题相互争得面红耳赤,下乡劳动时两人同盖一床被子……那暖融融的情景恍如昨日刚刚发生似的。

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,他喜欢逛菜市,看“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”,在我看来,这便是对生活最大的感恩了。感恩其实不需要太繁复的环节,我们感念天地化育、感念父母生养、感念师长启蒙、感念兄弟姐妹相伴及友朋相携,都可以在日常的体察与念记里。

古人有句话说得好:“感恩轻远道,入幕比还家。”只要我们心怀感恩,即便是行至远方,所见风物,所见人情,也能生出家的温暖和亲切来;只要我们心怀感恩,这闽南暖暖的冬日,这开不败的花,都可以是我们眼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
## 老砚新墨

■吕少京

那年元旦前夕,案头那方端砚还留着昨夜的墨印子,像块没擦净的旧伤疤。我捏着毛笔,看宣纸上“元”字慢慢洇开。小时候在学校描红,老师说这个字要写得顶天立地。如今笔锋落下,倒是真有点架势了,就是墨色沉甸甸的,像老松枝上结的霜。

窗外浮着层薄霜。闽南的冬天啊,难得见雪,霜倒是常客。院里龙眼的枝丫裹着白霜,远看像撒了把盐粒子。忽然想起二十年前,也是这么个霜天,我和朋友缩在书屋里改诗稿。茶缸里茶叶沉沉浮浮。他画的《霜梅图》被岁月啃得模糊了,反倒更真切。

写“旦”字时点笔特别用力。古人说“旦”是天亮的意思。可我这把年纪,天亮早不是啥新鲜事了。我写的《赤壁赋》中“哀吾生之须臾”那几个字当年写得龙飞凤舞。如今再看,倒嚼出“寄蜉蝣于天地”的苦味儿。岁月啊,年轻时嫌它走得慢,老了才觉出好。

翻旧相册找着几张老照片。头回发表诗作那年,我二十出头,棉袄肘部磨得透光,攥着剪报傻笑。那年元旦跟朋友去溪边,踩着沙子,冻红的脚趾在滩上划拉歪诗。四十岁生日那张,我在画室甩墨画《闽山春晓图》,妻子举着相机喊“别动”,墨点子溅了她一身。最新那张是退休时,学生送我寿山石章。

笔杆在指间转悠。“元旦”两字写完,忽想起《诗经》里“元吉”的说法。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开头那句“永和九年”,我临过不下百遍。老辈人对时间那份郑重,全藏在笔墨里。我们这代人啊,粮票布票揣过兜,自行车铃铛听过响,现在又看手机屏照亮半夜。时间哪是直线?分明是盘旋的楼梯,每级台阶都沾着旧日的灰。

霜化了。日头从云缝里探出头,窗台亮堂堂的。我研新墨,在纸上写“一元复始”。笔刚停下,就听孙女在客厅背诗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……”妻子端茶过来,热气里瞅见她鬓角的白发,像落了层薄霜。

哪有什么新旧之分?不过是时光在纸上晕开的墨迹。我写字作画,就想图个“没辜负日子”。元旦不是日历翻页,是提醒咱:该收的收好,该放的撒手。像老辈人那样,点炷香沏壶茶,接着往下写自己的故事。

砚台渐渐干了,留道浅印子。这老伙计跟了我几十年,磨秃多少笔头?数不清了。要说岁月嘛,不过一方砚、一支笔、一卷纸,再加颗不肯认老的心。

墙上的老座钟当当响起来。铺开新纸,蘸饱墨,想写个“春”字。笔尖触纸那刻,恍惚看见霜化成水,看见木棉鼓苞苞,看见所有好东西都在悄悄长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